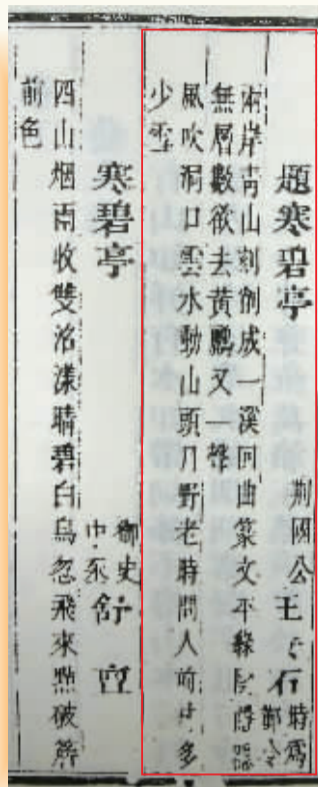


# 欲去黄鹂又一声

## 宁波这个地方 王安石、范钦留下诗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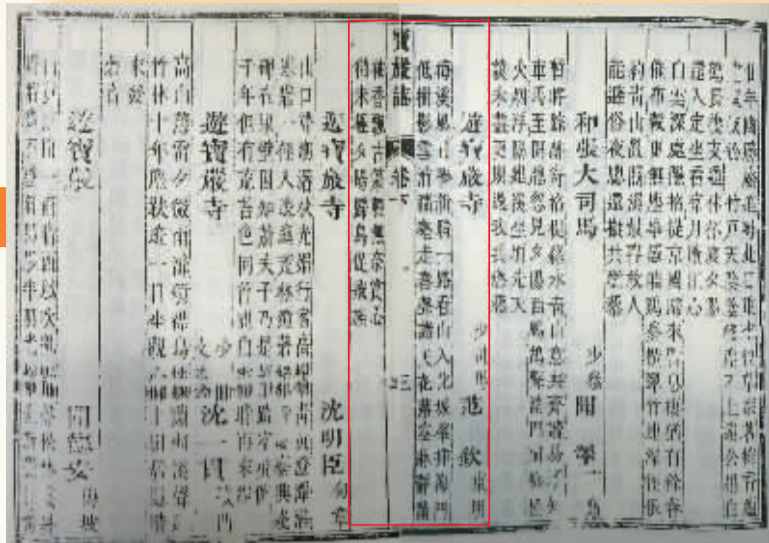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石《题寒碧亭》之一。

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……”这是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

而在宁波西乡，有一块宝地，“沿山数里皆古梅。花时过此，寒香满林，竹柏交翠，间有残雪在树，远望莹然。旧有亭曰‘寒碧’。”这是清代甬上地方文献《四明谈助》中记载的鄞江梅园村一景。这里的古梅，《四明谈助》称之为宝岩（今名宝严）梅。这座山，名为锡山。

梅园的风光，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同的是，桃花源是文学虚构，梅园村和宝严梅，是真实的存在。

据志书载，锡山之下，梅花溪畔，有宝严寺，始建于唐。寺中，原有南宋张即之书法“锡山”二字，王安石、舒亶、范钦、全祖望等名人，都曾循迹至此，留下众多诗文，在四明文士中间传诵。



范钦《游宝严寺》。

### 1 原有张即之题“锡山”二字

今之宝严寺，坐落在四明山余脉的青山绿水之间，毛家坪水厂西南侧。

寺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（817），原称“孝义院”，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），获赐匾额“宝严讲寺”，是宁波现存为数不多的千年古刹之一。

元代至明初，历经毁圮、重修。明永乐年间，僧人宝玘重建山门，外立旧有牌坊一座，上有“锡山”二字，为甬上书法大家、有“宋书殿军”之誉的张即之所题。

张即之（1186—1263），字温夫，号樗寮，原籍历阳（今安徽和县），笃信佛，《宋史》称其“性修洁”。

张家为书香世家。张即之的八世祖是唐代诗人张籍，就是写出过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”的那位“杜甫迷弟”。

宋金战乱，张家随宋室南渡，迁居至鄞县桃源乡（今属海曙区横街镇）。

张即之出生于桃源乡林村鸣珂里，家世显赫。父亲张孝伯当过南宋参知政事，善书法，尤工行书，有《犳下帖》传世，现藏上海博物馆；伯父张孝祥是甬上第一状元、爱国词人，其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为



张即之榜书“方丈”，藏日本京都东福寺，惜其书法“锡山”今已不存。

中国文学史上不朽名篇。

张即之的书法，取颜真卿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米芾之长，融会贯通，形成“以行作楷”的个人面目。多以长锋硬毫信手为之，笔法得当，提按分明，点画变化明显。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载其“书法高古，名重四夷，虽千金欲求，一时不易得也”。《宋史》称“即之以能书闻天下，金人尤宝其翰墨”。凡有宋使出使金国，必有人重金委托求购张即之书法。金国使者到南宋，则会带数百枚金饼，想方设法求购张即之墨宝。

甚至，张即之如刀劈水流、有泰山压顶之势的书法，被认为有镇火之功效。日本人更是将他奉为水神，认为只要收藏其字，房屋即可防火。

张氏一门和佛有缘，张孝祥出生在桃源乡方广院僧舍，张即之常住桃源乡翠山寺习佛修身，他的多件力作如《比留空山帖》《金刚经》《华严经》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等皆完成于此，51岁致仕后归隐桃源翠岩山，度过余生。

史料记载，张即之擅长榜书，曾为宁波东渡门额书“东渡门”三个擎窠大字，也曾为林村的万安桥题“桃源福地”四字。他为紧邻桃源乡的鄞江宝严寺山门牌坊书写“锡山”二字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而他为翠山寺题的字，更是难以计数。

可惜的是，这些榜书，均在后世沧桑中湮没。

如今，宝严寺住持广觉，仍为该寺没能保存下这件本该成为“镇寺之宝”的书法而抱憾不已。

### 2 王安石范钦全祖望纷至沓来

虽然张即之的“锡山”书法不存于世，但众多文人墨客为宝严寺写下的诗词文章，保留至今。

这其中，有王安石、舒亶、范钦、沈明臣、张时彻、张邦奇、沈一贯、谢三宾、陆宝、李邕嗣、董剑铎、闻性道、全祖望……

北宋庆历年间，王安石任鄞县知县，考察农田水利时曾到访此地，留下《题（宝严寺）寒碧亭》二首。

其一云：“两岸青山刻削成，一溪回曲篆文平。绿阴隐隐无层数，欲去黄鹂又一声。”宝严寺位于青山之间，一溪穿过，环境清幽，绿意盎然。王知县沉醉其间，几乎忘返。正欲离开，却闻黄鹂一声鸣叫，似在挽留自己。显然，这是作者给自己不愿归去找的借口。中国古代文人，有哪个不留恋山水自然呢？

其二云：“风吹洞口云，水动山头月。野老时问人，前村多少雪。”写的是冬天的夜景。寺门口云雾缭绕，探出山头的月亮照在小溪上，被流水搅动，有老者询问过路行人，前面的

雪厚吗，路是否难行？极具生活场景，读来生动亲切。

天一阁主人范钦写过《游宝严寺》，云：“梅溪风日畅新晴，一路看山入化城。峰插海门低树影，雪消涧壑走春声。诸天花落空床静，满袖香飘古篆轻。无奈赏心犹未尽，夕阳归鸟促飞旌。”

在一个微风和煦的初春，范钦走进了群山和绿树掩映的宝严寺。梅花漫天飘落，香气盈袖，诗人心情大好，正在意犹未尽之时，怎奈时间不知不觉已到了黄昏。

这首诗被收入清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鄞县人曾鲁编纂的《宝严寺志》，历时三百多年，志书中原诗第四字字迹漫漶，已难辨认。宁波范钦文化研究会学者、语文名师桂维诚先生考辨，从字形和音律看，此字应为“月”字或“日”字；甬上诗家李文国先生则从句意判定为“日”字。

除了诗词，这本《宝严寺志》还收录了多篇小品、序跋、铭文、楹联、僧人法语（开示）、颂词、偈、像赞等。

### 3 这里还有浙东名石十里梅香

梅园村的宝贝还不止此。《四明谈助》称，“此地产石，为东浙碑材。不能得太湖石，次之梅园，质颇近赋”。

说的显然是梅园石。历史上鄞县产两大知名石材，分别是东乡大松石、西乡梅园石，皆为建筑、雕塑、篆刻的上好材料。

梅园石在宁波历代建筑中被广泛应用。保国寺唐代经幢和观音殿石柱、阿育王寺金刚殿栏杆、东钱湖南宋石刻群、天童寺宋代宰塔波斯式石塔构件、集士港发现的宋徽宗御笔残碑等，均为梅园石材。

该石材还有一个鲜明的标签，就是海丝文化。多次被输往日本，比如奈良东大寺石狮、般若寺十三重石塔等文物雕刻，采用的都是梅园石。其中东大寺石狮被奉为日本国宝及世界文化遗产。2012年象山小白礁Ⅰ号沉船水下考古，发现该船的压舱石，正是

长方形的梅园石。如今，宝严寺偏殿前，立着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，亦由梅园石雕刻而成。

除了梅园石，这里的另一个宝贝就是梅花，《四明谈助》称其为“宝岩（严）梅”。

清初甬上文人士、大书法家倪元璐的门生林时对，写过一篇《梅溪探梅记》称：“每当腊破春回，花开烂漫，望之如雪，清香袭人。（宝严寺）山门外一路参差，丛植或疏或密，绵绵不绝，所谓十里梅香也，探梅至者游履杂踏……”

宝严寺住持广觉介绍：“梅花溪沿岸皆植梅花，每逢数九隆冬，尽数开放，香飘十里。各地文人雅客、男女信徒，相互扶持，或坐船、或骑马，奔走观赏，引以为奇。”

此等宝地，如果你去了，很可能也会像王安石那样，流连忘返。

记者 楼世宇